

閩都別記

第拾式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二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零七回

猜字謎仁翰得美婦

游路通啓文識寶光

第二百零八回

艷水歸閩騰空疑魄

雲程抵燕敵鬼稱神

第二百零九回

吳雲程追怪遇升表

鐵麻姑歇店救女娘

第二百一十回

託屋櫟自稱鬼王姐

落圈套亦爲海賊頭

第二百一十一回

化海盜射箭助龍陣

贅相府說女作鴛儔

第二百一十二回

鐵麻姑設計拐相女

吳雲程窺客變畜生

第二百一十三回

雲程換餅白虎變畜

麻姑現圖承謨認親

第二百一十四回

吳雲程接圖怨妻子

鐵麻姑撰詩戲夫郎

第二百一十五回

供殺姦兇手因舉代

暗受惠獄官妻不循

第二百一十六回

捉強霸設法警悍婦

化怪哉保官脫火災

第二百一十七回

趕白虎雲程歸故道

歸碧玉麻姑說真情

第二百一十八回

搬舅眷帶龍孫歸海

看鳥羣救難女出巢

第二百一十九回

縣堂屈良鳥烏證盜

難女還鄉雲程報凶

第二百二十回

麻姑辨兩雲程機巧

周魏遂同巢女宿緣

第二百二十一回

雲程遂真妻偕同室

麻姑納結氏遁龍宮

第二百二十二回

鳥報信石峽救虎奶

禽收人擎寶不居財

第二百二十三回

致財贈友復勒抱怒

刺鳥變女楚寶得妻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二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零七回

猜字謎仁翰得美婦

遊路通啓文識寶光

再說仁翰少回鳳崗常在瓊河周家與啓文詩酒耍樂女與婿屢勸納妾仁翰不聽周家男女亦常勸以嗣續爲重始允還要合其心意方可遠近遍訪無一合意適有一少婦容貌端莊在船中扶一瞽婦上岸於瓊河邊尋租房屋於周家附近一小屋居住鄉隣查問來歷那少婦答妾尤溪淡氏配夫邱姓過門未週歲而亡姑老家貧內外無次丁兄弟迫之別嫁姑老無依不忍撇却愿同甘苦女工度日待姑百年後再嫁何遲十七歲代養起今二十七歲已十年矣此十年兄弟無言外人亦不敢談論有見憐者或明贈以食物或暗贈以金銀暨擲還并無受錙銖詎知臨近有一富豪遣媒來說欲娶妾身爲次房妾辭以姑老無依却之他就以姑並去養老妾又以姑在誓不嫁決絕之他因再三婉言不遂背議欲行強奪妾聞之故臨夜扶姑搭船走來此棲身問何以度日淡氏曰一時路逕不熟無有女工惟酒用本無幾自釀數鬻賣之將就過日諸鄉隣聞此皆憐之其房屋只三堵內堵安床鋪鍋竈等物外堵作店淡氏自來收拾附會家伙裱糊書寫招牌自去買米糶來釀酒人皆稱其敏捷不數日店便開矣店極窄酒無數鬻惟招牌只寫一篆字有面盆大人皆不識那字下又有小字四句云

壺近斟聞無响 桌平傾倒不流 君子嘗了好交遊 甜之如蜜情久

人因見當爐之女既美招牌又此奇新一傳聞遠近之人趕來爭買只釀數十鬻即刻賣盡來遲者怨不早來既沽者亦悔買少原來皆似水吃無酒味齊欲還之皆念寡婦堪憐委曲當茶罷了淡氏將所賣之錢又去買米糶再釀依舊有人來沽只是三四文錢都是借此來買酒來看酒家婦人周家聞知有美婦在鄰右開酒店亦聞知因養姑不嫁之來歷仁翰同啓文進店買嘗並坐店前板櫓見店內當爐滌器乃一卓文君並無司馬

相如又看內有一個六七十歲舊婦招牌有寫篆字不識淡氏隨斟兩碗熱酒排於櫃上二人啜之果是水惟色似酒皆相笑不言有二個鄉人在外看便問二公酒嘗好否二老將頭搖鄉人又曰關老爺賣豆腐人強貨弱又一個曰淡娘子來賣淡水到合式只不應說真方賣假藥分明是賣水招牌寫這搬佳美來騙人林仁翰問曰怎見佳美不是講水那人曰招牌上小字上二句乃稱酒之米力原濃斟於杯中無聲黏傾於桌上不流下二句說君子嘗了好交游甜至如蜜來買之情能長久其美可知何曾有說水仁翰曰此解說亦有理但是他三般兩意若與汝們得知有誰人來買又要明說水又要與汝看不出纔沙頃句乃古句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可是水麼那第二句亦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之古語亦是水麼三句亦引君子之交淡如水之古詩四句乃是古語情意久水飲亦甜之典句句都是說水何曾有說酒衆聞皆大笑曰酒娘子果正經不騙人此四句解甚明公更有那安豕作一字已猜着了二公再猜對不出仁翰曰他們猜怎說那人曰他猜是安心養猪四字仁翰又問怎開解那人曰豕豈是猪安坐豕上以淡娘子在尤溪因開惡人將搶之走來這里釀酒賣有現成糟安心養猪同婆無担驚受怕過日人都言有理不差麼二人笑曰汝們有此聰明那怕會短命呢二人言訖理還酒錢回家仁翰述與女兒知之慶雲知父合意曰他既能文作詩與和可訪其心意只是須先將那字猜出方有題目作線因此一家皆把篆字來猜被青娘猜出曰此不過脫骨梅中青之卅字故事卽一嫁字他因婆婆在不嫁將女寄存家內豈不是篆也存躲至婆婆無後其女又出嫁女出家爲嫁卽此字義也衆皆稱然又問梅中青卅字怎說青娘曰楚國之五溪蠻作書來報郡侯惟才子梅中青能譯辯之以番文覆飭之蠻服而退郡侯遂重梅中青爲內府上賓後被譖逐去未幾番書又至尋中青無踪雖知他只在中開酒店常書一卅字異之始訪出郡侯喜以禮復迎入府譯文退蠻郡侯問卅字何說中青答卽用字又問旣用字——(音滾)何在外又答用——則留中不用——則在外今又調進內譯書仍用也郡侯笑而謝之此雖非正史寓意亦妙今那酒家婦彷彿脫此意而賣仁翰稱婦之奇啓文曰果才德兼優聘來作親母不錯旣猜着先寫

送一對去作線後以詩倡和便遂矣衆舉慶雲遂書一對大紅紙聯

退蠻才子月邊——賣酒佳人冢上安

姓名落鳳崗林退巖題遣老頭送贈淡氏喜貼於店內過數日慶雲修一函遣老嫗送去淡氏拆開乃是詩四句云

女經既嫁莫歸家

嫁了歸家冢破重

戴笠騎馬路不嫌

藏頭露脚難遮

尾寫林慶雲拜呈淡氏看了問慶雲何人嫗答是曾來此嘗酒送贈紅聯翰林院林仁翰之女乃前王之趙公主欽賜狀元之妻慶雲伊父妻早過無男令老身選擇有德之女爲繼夫人並令送此詩來求斧改淡氏不語亦寫一函交嫗帶回衆共拆看曰

歸家之女豈無良

天頂高來地闊長

馬背怎如猪背穩

安居冢上奉姑嫜

尾亦寫有淡若水拜覆衆人共看了皆稱其敏捷取白金一百兩並一書函仍令老嫗送交淡氏又折看曰

安居冢上亦宜然

何又招搖不自憐

特贈百金供菽水

且圖歡樂待姑年

尾又有林慶雲再拜呈淡氏看了一會又寫一函並原銀交老嫗帶回林周二入又折看乃

當爐賣酒養婆婆

一任招搖奈爾何

肯受人憐圖自在

至今金積似山多

尾又寫淡若水再拜二人看了皆稱之又修函並銀再送淡氏開看又是林慶雲之詩

清介奉姑愿自甘

誰人敢作等閒看

並非聘定家中女

却是嗔憐冢上安

千里有緣終不散

兩情無愧可承歡

堪來加讓蘭陵酒

莫把熱心再浸寒

淡氏將銀包折開取出零碎銀略有一錢原銀仍包封標寫謹領一錢餘壁謝並一覆函交嫗帶回周林開看亦八句云

千里關山越目艱

朱門怎敢仰頭看

金多難買歸家女

情重能令姁冢安

斗室布衣堪寄跡 淡茶粗飯可承歡 冰壺不貯蘭陵美 取一錢來壓意寒

共看完周啓文曰重情不重金一錢爲定他既允諾不可再去撩撥候他婆婆百年後方可娶之有一小孫在旁答曰百年後林親家不要脫壳去作新郎耶衆大笑慶雲佯欲打之跑走不數日淡氏將招牌收存店亦閉不開探之其姑已病在床過數日知其病沉重慶雲同老婦前去看病見內外跑走皆淡氏一人衣不解帶床前伺候慶雲要回撥老誠家人在外代其料理囑畢回來那姑老病數日而歿淡氏哀痛不勝其喪事費用一切皆是慶雲一人代其料理淡氏將姑靈柩俟至七滿運回尤溪合葬那淡氏扶柩歸去不覺匝月衆共疑他不來慶雲信其必來果二日後有船戶來報淡氏在西可船中叫人去接新月卽往僱轎接回鳳崗與仁翰偕伉儷矣因詢何故許久纔來淡氏曰被那豪家又來奪娶說已受翰林院林仁翰聘定他不肯遂騙其再延半月後方從他亦不依幸劍浦大鵬軍舊門徒聞鳳崗林仁翰之繼室被人奪娶連夜集數十人執械送奴下船至西河故此延遲也仁翰甚敬重之數月復與啓文遊玩那夜載酒夜泛瓊河船泊路通橋畔水光月色二人在船望景忽有一團火飛入船中發光滾去仁翰駭曰此不是鬼火耶啓文曰非鬼火乃寶光也不知寶在何處如再來可將劍擲之必知寶之所在其光又至倉卒無劍啓文取刀擲之光繞刀出墜於橋堦嵌於岑縫始知寶在橋堦內不知何寶適有一漁翁泛船由橋下過聞其異謂曰此橋堦相傳早年此處皆屬海涯無路可通至劉宋始建橋因怒濤猛烈定基屢被冲崩難以成功晉安郡侯禱於江神忽浮一大蚌壳中有字云

卿卿卿 鐵膽心 不能定 余化金

卽於基坐下添一直透盤石遂成功未幾盤石塌至陳寶應據閩重遣以黃金鑄一長扁擔粧黑假鐵襯於鎮盤橋下故至今無異近時有外夷看知欲折取另造鄉人不肯斥之今汝們莫是來盜的須分我一股方不出破啓文曰快走快走人是以我們盜寶卽令船家拔刀返掠漁翁笑曰說玩笑莫怕明早還要去食喜酒二人回首將問之人船皆不見矣正是只爲不傳金扁擔特來無跡老漁翁如何且看下回分說

按瓊河在高惠里水部門外新港之迅潮大橋未漲而瓊河已漲矣舟楫如雲多勝跡

象橋又名滿州橋在高惠里

蛤蜊浦在象橋南有庵嘉靖建有雀化靈機之古跡

馬育亭在蛤蜊西閩王牧馬處

路通橋在河尾劉宋時建古識云

南台沙合 河口路通 先出狀元 後出相公

城內雙拋橋與髮苗橋縱橫石刻合潮流水河涉初郡城鑿渠通潮二派東南自水部入經虎節河西西南自西水關入觀音橋至浦尾而東俱會於雙拋橋西水又自觀音而南經倉前至澳門橋與東潮合又自津門樓與西潮合二潮吞吐繚繞若帶會城一奇也今三十六曲廢潮亦不接

紅橋邊女名張紅橋配林鴻北游不歸女作鴻字韻詩百首寄之詳在後本

拂如氏作紅橋芳跡詩云

紅橋芳跡蓋閩中 人沒名存想素風 隔岸曉烟楊柳月 依稀猶在盼歸鴻

柳橋 在象橋東南

家家垂柳掃塵埃 擬是先生歸去來 春色也知幽處好 既枯楊柳亦花開

蛤蜊

此地當年屬海濱 却因雀化變爲垠 千年不改靈機在 將欲成樓氣繞頻

馬育亭

榕陰育馬盛如雲 北牡黃黃亦莫分 漫看天機看蹄跡 但能跨竈便超羣

（按馬蹄前圓後凹名爲跨竈竈者後蹄越於前蹄印跡惟駿馬有然）

海潮寺

莊嚴梵剎對瓊河 空寂禪心印碧波 潮信來時明月上 不教航筏暗中過

路通橋

昔年河口路無通 今日通來便不窮 直透蓬瀛三島外 尋常紫氣滿橋東

下鄭洋冬景

淺浦深澗村舍遐 疎林半掩夕陽斜 漫言地煖霜威少 柏葉仍如二月花

曲水通津

潮來三十六迴灣 灣至瓊河入水關 南嶼西流相遇合 雙拋橋下會游環

(二潮會合此橋下必結大螺紋流灣)

觀音閣

慈雲寶閣不塵埋 倚檻遙看景物佳 兩座塔分千佛寺 一行碧布九榕街

(九榕街係水部門外一直街也有九株古榕 故名)

第二百零八回 艷冰歸閩騰空疑魄 雲程抵燕敵鬼稱神

却說二人回頭不見漁翁異甚船回象橋登岸家即在河境門開詎那團赤光又逐至身旁啓文因無刀劍將自己押髻之金釵拔擲之其光繞釵入內室駭以寶貝自送到家正叫家中人齊出來尋討忽報長孫媳慶雲公主即時生下一子不及臨盆產於床上金釵在於兒手仁翰以土地公來點化投胎皆喜不勝合家皆向啓文稱賀得了四代曾孫金扁擔投胎之祥至三旦命名燭金燃燈結彩十分闌熱適艷冰同芳州至訪問至瓊河芳州暫候門首艷冰先入門家中人見一道士撞入直至內庭見父母便拜曰不肖離家歸遲望乞恕罪青娘人等見是兒子皆喜曰吾兒今日回家喜中加喜乃祖宗之福德艷冰問家中何喜啓文曰卽汝姪新月汝

子新春皆回孫媳添一男卽今三旦作湯餅會又得吾兒回來此不是雙喜并臨耶吾兒既北徙怎得南歸可會了子姪親人再漫說知肥冰復向二老拜賀大喜人會瑤琴賽仙一家大小都來拜過惟慶雲在房未出又會了仁翰艷冰將奉命進表被遼王留帶北去告養不准至真定逃回被獲將斬遇俠士劫救恐雙親掛懷託人訪知所失之子姪俱回同歸返故土心始相安存躲至今聞事已弛纔敢回來只此約略言之吳青娘聞了卽問汝表弟在那里緣何不回來艷冰答未見青娘訝曰他特地去尋汝怎說未見再有遇着他花鼓婆麼答皆未見青娘聞皆未見便涕泣曰吳氏一脈爲汝一人絕矣快去尋來還我汝回來他無回來怎肯干休艷冰茫然不知其因驚甚跪伏於地啓文謂曰吾兒且起來待我說明汝方知之汝母日夜悲傷吳氏香烟將斷至於兩目瞽瞎雲程回來喜遂雙目復明因汝北徙雲程欲去尋討汝母不許再去回至中途瞞汝母一人回頭北去尋汝後有雲程原聘之結髮妻臧麻姑聞之亦去尋訪因汝說俱未見汝母方驚怕啼哭又謂青娘曰老夫人勿得驚怕雲程令姪不比別人尋不着必遇着令姪婦早晚必同回請寬心勿慮青娘曰相公怎叫妾身不恨此卽饑人莫對飽人言汝們看周家今日父子孫曾四代團聚何等快樂吳家前後兩空何等淒涼唯餘一脉又爲周氏而去杳然無回凶多吉少怎不見鞍思馬覩物傷心耶言訖仍掩面哭一家無不悲傷瑤琴淚如雨下不敢開聲艷冰伏地泣曰請老母息怒雲程表弟爲不肖而去恐有不測今去訪尋回來交還老母以贖愆尤言畢起身告辭往外便行啓文阻曰萬里之關津才得生還那有復去之理青娘拭淚曰非爲娘心狠只爲情出於衷哀切於外公婆宗祧而言也旣回來不必去聽之天命罷冰泣曰老母莫慮待不肖去尋來便可寬心啓文欲喝阻之但見艷冰行不由戶櫺空而起一家驚異以是死了魂魄回來皆號哭啓文怨不應見面卽罵青娘亦自追悔望其再回皆煩惱不止此且按下再說肥冰出見芳州將母悲恨之情由告知商議欲去沙嶺尋討雲程仍飛騰而去蓋艷冰到家不敢遽言遇狐登仙欲俟人靜言之也不表却說吳雲程直抵東都大喚探訪朝臣皆北徙無回遂訪着舅氏洪承樸之寓所見舅母塗氏表弟松銘皆幼因說及異士無親

官囊如洗進退維艱其景况十分淒涼雲程憐之曰甥去黃龍府尋討姊夫並帶舅回所帶盤費盡送與舅母安家遂解包袱將黃金碎銀一統付與塗氏不留分毫舅母曰甥長途何資耶雲程曰愚甥一人在江湖會餓死不成此乃姑爺贈的帶在身爲累難走路塗氏喜而收之留住五日問及故土雲程述自與周家之遭際高蓋山只約略言之不言其醜事卽告辭作歌郎手執錢鞭而去塗氏母子感激之不己雲程到了燕之真定日將西墜在市上打錢鞭唱小歌有一老者問曰相貌品格如此魁梧落在江湖作歌郎雲程答以缺盤錢老者又問曰要到何處去如少盤錢可到小老舍下有薄貲免作歌郎好麼雲程曰些微不敷長途之費不敢多謝旁人問曰要若干纔是道謝雲程曰有黃金千兩白璧一雙纔稱多謝等人齊拍手大笑曰蠻花子說話不識抬舉之東西快去叫街一個銅錢二個銅錢便多謝了一人一嘴罵之不休老者喝之方止思此人有此口氣必有大奇能且聘到家得用之處亦未可定便曰如肯與小老去自有黃金千兩白璧一雙相贈雲程曰有就在此處相贈何必到汝家耽擱我程途要之何用耶老者又問實要住何處如此忙急雲程答要去黃龍府旁人笑曰黃龍府只少汝一個蠻子唱蓮花落快趕去有官與汝作老者又喝止之便曰內地之人去黃龍府要回不得汝因何前往小老舍下離此不遠且唱歌歇脚再行何遲遂跟老者行有里許至一村落雞犬相聞引至村內屋宇寬廠鄰舍相連延坐廳上童兒遞茶相問鄉貫姓氏雲程答以姓氏籍貫往黃龍府尋親老者亦自說柴姓名望世代務農言畢捧出酒飯叫少子出陪執壺三人坐飲雲程因問有幾子柴堅嚙然曰長子早逝次子將歿只有此子又弱瘦恐其不壽將來必歸於無嗣因此看破存積何用凡遇江湖落魄者皆薄贈之廣結來生矣雲程問令郎因甚將歿堅答鬼問何不捉之又答諸法皆施無如之何又問何鬼怪實說自有法治之柴堅淚曰第二小兒纔二十歲此鬼不知在何方帶回別人皆不見惟鬼者自見乃女鬼請僧道皆不靈撥人陪伴之日無異夜間卽有冷風不拘何人悉被冷風吹迷去醒來非病卽痛後皆怕無人作伴始猶可今日就羸憊惟存一息不過三四日之人還有何望雲程聞之曰原來此女鬼惡極老丈勿憂晚生今夜去代

捉之以保令郎堅曰捉之用何法器雲程曰不用何法器只用一壺酒一碟薑夜到汝子房中過一夜自會囑之柴堅將信將疑曰能驅之別處亦好那夜即備酒與薑引雲程入房雲程入其房見其子奄奄一息將死令燃火燭如炬將酒盞排於床前雲程對燭自酌人皆掩門走出雲程一乃意氣自雄二乃藉有仙術三藉酒助胆至二更既靜內外人俱寂忽然房中起一陣冷風又如冷氣豎人毛髮雲程啣酒咽之風氣退而又來又之忽一女子立在前曰公過客勿煩他人之事快請出雲程知是鬼不答那女又言之因其不睬又言曰若不聽莫怪犯公雲程自酌不理那女將頭一搖變出披頭散髮吐舌開口噓冷氣吹來火燭忽暗雲程將口中酒照鬼頭噴下那鬼被噴縮矮又噴冷氣侵人生寒雲程吸一大口酒又噴下那鬼直縮數寸又噴又縮作聲如喊救雲程噴之不絕那鬼直縮至地似人地下喊聲不現誰知柴堅令莊客在房外探信聽有鬼聲叫越隱似在地下敲門入問有鬼否雲程因其來問隨口答曰鬼已捉住關在地獄尾層衆共笑何足爲憑雲程曰不見形可靜聽之衆停耳共聽果聞地中有喊叫聲音就地再聽其聲甚現衆服其言不謬衆問關於地下復能出否雲程曰酒太少如不要他出再添酒兵多多益善柴堅應已備有令人將廚房預備之酒席捧出排設房中衆共陪雲程號爲白臉鍾馗命柴堅問曰鍾馗爺一去鬼又攢出奈何救人到底屈留幾時俟小兒回生再去雲程曰鬼既收伏安能再出可取筆硯再題數字壓制之萬古不能再出矣衆取筆雲程卽在於房中白壁寫曰

大胆小小妖魔 敢魅人子將死 殺之污吾寶刀 捉之穢吾十指

略發口中一氣 噴壓黑地獄裡 任汝日夜叫號 萬古不能超起

若問收鬼何人 閩都雲程吳氏

題畢謂曰此字勿毀以爲鎮地銘記過夜次日欲行衆哀留情難却遂暫止四五日眼見其子漸復精靈皮膚轉色愈留不放此事一揚傳遠近皆知擁擠來看柴堅將子移別所搬空任人進看皆仰念壁上字俯聽地下

聲有鬼者來請雲程那里肯去皆躲內室不出突有一人來說不是請去治鬼有一位閩人周學士老爺在我莊中住歇乃白鍾馗之鄉親特命來請去相會明日即要起行如遲便會不着矣此言傳進雲程愕甚即喚來人入內問其面貌果是艷冰大喜即隨前去柴堅這一莊客跟之同行正是本以無心呵野鬼原因有意訪親人相逢與否下文說明

第二百零九回

吳雲程追怪遇升表

鐵麻姑歇店救女娘

却說吳雲程隨那人到了蓮花樂忍庄那蓮花山只離柴家五里餘宅中人俱出迎之雲程先問敝鄉親在何處衆答在這裡引至庄後祠內指曰此位人可認得雲程一看正面神龕中供一木主書閩故學士周諱艷冰之神主雲程驚曰此人不死了衆人中有刻薄者答曰死未死不知只聞一刀兩斷又問因犯何罪斬首衆人又答曰從駕脫逃擎獲正法雲程忍不住哀哭便罵曰汝這裡人好沒理人也已死了騙我到此公孫謹和杖藜而至便問曰學士公與白面鍾馗爺有親既死不能復生且漫哭請至外舍奉茶有話說雲程見老者品格不俗即同到外舍分賓主坐定謹和問曰爺與學士公是何親眷雲程曰乃姑舅之家表兄又屬胞姐夫丈特地來尋執知命故不知因甚而死貴宅因何供他神主騙晚生未死來會乞即說知謹和曰原來是學士公舅爺多有得罪遂先說宅名姓氏後將艷冰從駕至殺狐林逃回失途投此保全衆危說起及思親留之不住遣人送回至鄆鄆關口被盤獲正法尸首官收查擎親屬不敢起遷惟宅中供奉神主歲時致祭以報恩德大略說了一遍雲程拭淚曰是他不聽長者之言自去尋死還有何怨謹和曰今日不言死謊舅爺來者乃寒族之子姪無道瞞老拙爲之實在因寒鄉近日遭妖作害聞舅爺在柴家庄收鬼如神議請來收又聞遠近請俱不去遂不敢請昨因看壁上抄來詩句始知與學士公同籍子姪輩因借名請之必至如早知是至戚何用詐言老拙此時纔知望乞恕罪雲程曰先姐夫蒙貴族盛情感之不勝敢有言罪之理但不知貴鄉何妖爲害祈說知謹和曰敝鄉近出一怪彷彿似猴盜食物器皿聚集人衆值着圍在核心獲之即杳數處皆然不知是何

鬼怪雲程曰可知去來之所謹和曰皆由屋後大山雲程欲就去訪看酒席排便遂登席飲了酒同去踏勘蓮花山後均萬丈削壁聳人雲漢並無立脚之處衆共指怪皆在此出沒雲程認一方向囑如再至卽來報自有方法收之謹和迎至家中曰但願逐去勿傷其命隔一夜天將曉忽報那怪由後山至隣屋內盜物雲程執一木棍飛至隣屋那怪由簷越屋後如飛逃走雲程追至削壁此怪如履平地轉瞬入半山人皆不見衆人望之皆驚異卽鍾道神仙也難收矣雲程逐上山巔又追數崙入巖洞追至洞內甚寬廠時再追之忽有一少年出來驚問何人追來雲程將棍打來那少年大喊曰休動手汝不是福州吳誼姑丈麼雲程聞叫收棍認得問曰汝可是靈虛升表麼客然又曰升表在此何故走進那妖見否升表曰在洞內且請坐息怒待喚他出來亦認得雲程至洞內坐下升表喊曰快回來是我盟親那怪聞喊走出雲程視之乃獼猴也怒曰原來是汝在此爲害又問升表曰汝因甚同他在此爲非作害升表淚曰緣小姪祖父千秋小姪進獻壽酒悞打破玉瓶父怒以忤逆將小姪拘禁俟壽期過將置於法祖母見憐恐法難逃私遣獼猴將小姪竊負逃此洞府屈指將四個月矣姑丈因甚亦來此處雲程亦將尋討姐夫不着代人收鬼騙怪之因由亦說知說猶未了獼猴在旁曰請少爺同吳公子進去食飯雲程謂曰獼猴亦會說中華語耶升表曰早已會說了惟猴腔不離口升表又引雲程進一洞室器皿穀酒一切皆備惟棹椅皆石塊雲程問此東西何來獼猴笑曰不爲此東西今日吳公子怎得與少爺相遇雲程聽之不知因問之升表淚曰小姪之性命與獼猴相連所有食用皆獼猴去盜竊而來或歸遲恐落人機禍小姪命卽隨之雲程聞此便知所竊乃供饌雲程心甚憐之共坐食獼猴進酒隨問獼猴曰三太子迎娶蔡千金我已聞知後來汝有無至梅江通問獼猴曰蔡千金時常遣送物至梅江孝敬又命探聽嬌容小姐何時出閣要回送妹耳二人食了酒飯雲程將回升表泣留爲伴獼猴亦懇留雲程曰勿憂慮再耐幾時待我去黃龍府尋母舅回時再至帶送吾姪歸靈虛與令祖說情恕罪包汝無事只是盜竊人之食物不遭機械必遇暗毒須要用銀錢去買來方保無慮升表曰欲買那里有銀錢就有銀錢看獼猴此樣去市鎮買東

西一揚傳禍不更速耶雲程曰令猥猥跟去自有作爲雲程卽帶猥猥下至半山留貯於山巖內聽有叫卽出來自己步梯子至半山中人猶等候擁問何物雲程曰緊追至尾層山絕處遇一少年認乃是東海龍君之王孫泣說因在龍宮失儀獲罪同僕金毛猴猥猥逃匿在此難卽回去因無口糧遣僕盜取倘落於機械命亦隨之言甚悲切弟因戒之不許再盜人物件弟囊中尙有餘金煩貴主念盟情保全主僕無虞俟弟去黃龍府尋舅回來時帶送至東海與龍君說情仍歸本位祈諸兄弟諒情蓋雲程已聞信天翁所說方知靈虛卽東海之龍宮也謹和同衆皆曰原來不是妖怪是龍孫來逃難敝主濟困扶危人皆樂爲况舅爺之誼親又屬龍孫請到敝庄敬奉誰敢輕慢如嫌塵濁不來應供進水菜敢收舅爺之銀耶雲程曰以此叨情愈稱感激呼猥猥來會過免彼此驚畏雲程出庄望山後以手招猥猥如飛鳥下山帶進庄衆見駭異雲程令與衆施禮致謝謹和與衆公議五日輪供一次按期將水菜進至巖下來取正相議間衆家中衆堅忽至聞知其事要已亦供水菜衆家亦供一次頭次卽衆家辦起極豐盛猥猥搬運回洞雲程亦進洞內與升表說知囑寬懷靜候留飯一夜次早仍回樂忍庄衆堅之子病已愈遂告辭起行兩主共鳩盤費直去黃龍府尋舅氏矣不表却說鐵麻姑扮打花鼓婆望北朝行夜宿如有人攔唱便曰同夥在前途去尋回頭來唱如有刻薄子攔住調謔起一脚跌倒二三個抽身走去正是逼走天涯心不懼游行海角我無憂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百一十回 托屋樑自稱鬼王姐 落園套亦爲海賊頭

却說麻姑行暮歇旅店旋有婦女十數個亦投店內又有十數個壯健男子亦投進店主人辭店客女客已滿未便男客請投別處那一夥男子不肯去竟擁進內與衆婦女一處店主來扯他出去被打諸婦女驚甚欲去喊投地方衆健男攔住曰此處無地方官投任喊出血無人來救無別事今夜分陪我諸兄弟來睡首飾脫我作盤費人自回去無甚大事一面說一面動手亂抱婦女調戲可憐諸婦女啼喊無援麻姑早已在後房門縫看出大怒搶出大罵狗男子橫行如不滾出待老娘打汝滿地爬起先十數個不知利害一人迎前來抱被麻

姑起一脚踢倒在地又二人搶近來搶亦被一脚踢去縱有數尺遠衆共怒來奔都被手打腳踢滿地爬滾
姑喝罵不去立刻叫汝個個皆死衆共爬起曰愿去愿去一個一個蹣跚走去下一個皆在店門外亦有血出
脚手破傷皆不敢再進來各耳語一匪散去諸婦女脫身猶勝神仙皆泣謝麻姑不盡麻姑問曰這一夥去何
處如何無男人引帶在此住宿今夜若無奴家難免被強暴欺凌內中一婦人答曰皆這一起小娼婦女多事
奴們都是西村十三個皆屬姑嫂姐妹因開柴家庄有白面鍾馗捉活鬼關於地下啼叫不絕無數男女去看
却被諸小姑硬扯來去柴家庄只十餘里因起身得遲趕路不及就在此歇誰知遇此強盜橫行若無大姐救
援皆無臉回家麻姑笑曰果然多事亦要嚇汝們一次問下次敢來麼喚至店主罵曰出路靠主人怎被此狗
男子橫行耶店主哀告曰此處本是荒野小站頭那一夥之人必是路上遇着女客官跟來他進店即攔之奈
其人衆被他打幾掌實無奈之何怎樣的小店麻姑曰果怪不得汝今只問汝柴家庄有甚麼曰臉鍾馗爺有
什麼鬼關在何處可實說明店主曰離此有十五里路有一庄名柴家庄一庄有五百餘家皆是一姓合庄之
人俱皆忠厚前日柴長者名堅年近六十歲生三子長子早死三子少惟有次子年二十歲極聰明伶俐前日
不知往何處玩遊回家得成一病十分沉重計無所出乃一野鬼迷他他父求神告佛延道請僧不能醫愈其
父自思惟有一死他父時常濟困扶危如有江湖之人到他宅中及求贈盤費無不相贈前日柴老者往市鎮
玩遊遇有一個閩人在市鎮求乞見其品貌超羣人才出衆查問名姓籍貫請到家中款待酒飯因說起家事
次子將死他查明病底止自稱能收除此鬼柴長者十分歡喜留至一夜至夜間此人進在其子房中到了天
明一家進看見此鬼在於地中喊叫不絕其子病即脫體柴老一家盡感其恩自此遠近之人隨日來往不絕
看此奇事人皆稱他爲白臉鍾馗爺也麻店曰此人可知其姓名在店主曰姓名不知他有題了詩句有說他
名姓隱存在內麻姑曰此詩可記否店主曰敝店亦有此詩避鬼要看看可收來看看可也店主即進去取出雲程
所寫之詩原來此詩有人抄來賣新文號作白鍾馗鎮鬼詩店主有買一張令取與麻姑觀看麻姑接看尾有

寫吳雲程名字又問那收鬼之人還在否店主說聞其主人留住未去麻姑喜甚對各位諸女曰有此奇異之事怪不得汝們去看離此不遠奴家明早伴汝們齊去看好麼衆女大喜共曰若得大姐作伴乃是萬幸有汝保護那有不好諸女恐怕強盜又來共不憚鳩錢與店主買酒添菜同敬麻姑共談說至天明理還房錢出店門有十餘里到了柴家宅那鬼房早已搬空任人來看其門壁皆擁擠剝落如四脚亭麻姑帶衆婦女至見人擁滿不能入大喊曰看過退出與我們婦女進看那看的人不動麻姑用兩手一分人擁出又東撞西撞人皆退出遂引諸女進看仰見壁間是雲程筆迹無異聽地下鬼聲隱隱那人衆被擠退出不愿相謂曰那里來這花鼓婆好利害兩手似鐵打被靠上身痛不可忍我大家還不如婦人被 he 擁出何不夥齊擁進還怕他不或或曰不可男與女鬥讓他去看諸男子如是皆不進去只有十四個婦女在內正看得意處忽呀叱一聲屋塌下麻姑向上伸手將橫櫟托住大喊諸女快贊出去那十三個竟魂皆無盡贊出麻姑始將托之櫟拋下瓦片木料震地粉碎人便跳出形色不改笑曰老娘都被入暗算耶即拖十三女至邊處拂去灰塵衆人看見麻姑有此力氣皆吐舌驚服原來那屋塌下內之婦女無傷在外之人已擲傷四五個麻姑正欲進問那柴堅聞知其異至前迎至廳堂麻姑即問曰老丈煩報與白臉鬼王說他姐鐵麻姑亦來此煩出相見柴老訝曰怪道是白鍾馗之令姐纔有此臂力托櫟今不遇了令弟前日纔起身去黃龍府尋他令舅麻姑曰他特來尋姐夫非尋母舅柴堅曰原是尋姐夫只因姐夫死了便去尋令舅洪老爺同回麻姑驚問他姐夫怎的死去柴堅將艷冰死的因由又將雲程捉鬼逐癩情節說知麻姑怨恨來遲他既去黃龍府亦要去尋之便謂曰舍弟既去奴家亦去尋討十三個女人煩遣人送回西流庄勿被強人欺凌是託言訖即告辭要行柴堅見之行趕出扯住曰既是恩人之親姐姐數千里至此那有不住歇就去之理也同十三婦女一同扯進內庭內庭辦席接待令宅客將場下屋料搬去只有空地由人來看西村聞信有親眷來接十三婦女同去麻姑留三日因公孫謹和十分盛意來迎送至樂忍莊恭拜周學士祠宇牌位又知升表同環環隱匿後山公孫族之女眷皆至款